

记

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

杨少伟 编



山
领受大地之舞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编

游

类



目 录

香山红叶	杨 朔(1)
香山的红叶	叶君健(4)
祖山三日	刘 章(9)
恒山笔记	马 力(16)
清凉世界五台山	梁 衡(23)
北武当游	王朝闻(28)
泰山极顶	杨 朔(31)
雨中登泰山	李健吾(35)
崂山缘雪	叶 楠(40)
紫金山的眼睛	谢大光(44)
黄海游踪	苏雪林(49)
黄山记	徐 迟(59)
黄山印象	丰子恺(65)
寂寞天柱山	余秋雨(68)
琅琊山游记	方令孺(78)
普陀三日记	何 为(85)
雁荡行	萧 乾(93)
天目山中笔记	徐志摩(110)
山中的历日	郑振铎(114)
庐山札记	余秋雨(119)
庐山十四记(节选)	彦 火(125)
东南形胜说九华	钱 江(133)
三清山漫记	秦 牧(143)

石钟山览胜·····	钟 鸣(146)
武夷日记·····	斯 圩(149)
山盟·····	余光中(154)
阿里山今昔·····	鲍晓暉(163)
合欢山印象·····	林清玄(171)
鼎湖山听泉·····	谢大光(181)
春临太平山·····	黄河浪(184)
客里逢人说西山·····	廖 江(188)
南岳纪游·····	洪周 肖琦(195)
君山独秀洞庭·····	黄起衷(201)
这就是张家界·····	银 云(209)
高高的天子山·····	碧 野(215)
羞女山·····	叶 梦(219)
朝“武当”·····	臧克家(224)
峨嵋写意·····	赵丽宏(228)
直薄峨嵋金顶记·····	徐 迟(238)
初见雪山·····	徐成森(245)
珠穆朗玛峰的夏日奇景·····	王小白(249)
华山游记·····	谢冰莹(252)
华山谈险·····	黄苗子(265)
敦煌沙山记·····	贾平凹(272)
漫话老爷山·····	翟群中(275)
天山景物记·····	碧 野(280)
雪山景物记·····	张孟良(287)
金色的阿勒泰·····	尤素甫·阿尔萨(291)
长白山一日·····	沉 浮(294)
千山一叶·····	端木蕻良(298)

香山红叶

杨朔

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，能去看看，自然乐意。我去的那日，天也作美，明净高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；人也凑巧，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。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，早年作过四十年的向导，胡子都白了，还是腰板挺直，硬朗得很。

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。几盘野味，半杯麦酒，老人家的话来了，慢言慢语说：“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，就是高，一进山门，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。地势一高，气也清爽，人才爱来。春天人来踏青，夏天来消夏，到秋天——”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：“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？”

老向导说：“还不是正时候。南面一带向阳，也该先有红的了。”

于是用完酒饭，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。好清静的去处啊。沿着石砌的山路，两旁满是古松古柏，遮天蔽日的，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，也不见汗。

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，不紧不慢走在前面，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：“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，后面是一片荒山，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、养猪。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，猪怎么吃也吃不完。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，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，钱也拿不完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。到算工帐的

时候，做活的什么也不要，单要这个石槽。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？财主乐得送个人情，就给了他。石槽太重，做活的扛到山里，就扛不动了，便挖个坑埋好，怕忘了地点，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，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。谁知返回来一看，满山都是松柏树，数也数不清。”谈到这儿，老人又慨叹说：“这真是座活山啊。有山就有水，有水就有脉，有脉就有苗，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。”

这当儿，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，里边有两眼泉水。石壁上刻着“双清”两个字。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：“我有十年不上山了，怎么有块碑不见了？我记得碑上刻的是‘梦赶泉’。”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，倦了，睡在这儿，梦见身子坐在船上，脚下翻着波浪，醒来叫人一挖脚下，果然冒出股泉水，这就是“梦赶泉”的来历。

老向导又笑笑说：“这都是些乡村野话，我怎么听来的，怎么说，你们也不必信。”

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，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。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，偏要说不信。只是一路上山，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？

老人说：“你先别急，一上半山亭，什么都看见了。”

我们上了半山亭，朝东一望，真是一片好景。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，烟树深处，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。也妙，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，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。万寿山、佛香阁，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。我们都忘了看红叶。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，满眼都是，半黄半红的，倒还有意思。可惜叶子伤了水，红的又不透。要是红透了，太阳一照，那颜色该有多浓。

我望着红叶，问：“这是什么树？怎么不大像枫叶？”

老向导说：“本来不是枫叶嘛。这叫红树。”就指着路边的树，说：“你看看，就是那种树。”

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，所以我们都没注意。我走过去摘下一片，叶子是圆的，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。

我不觉叫：“哎呀！还香呢。”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，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。

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，叫：“哎呀！是香。怪不得叫香山。”

老向导也慢慢说：“真是香呢。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，早先就没闻见过？”

我的老大爷，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，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。你的心过去是苦的，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？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，可是你看，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，爬起山来不急，也不喘，好像不快，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，跟不上。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，心情也该是轻松的，还能不闻见红叶香？

老向导就在满山的叶香里，领着我们看了“森玉笏”、“西山晴雪”、昭庙，还有别的香山风景。下山的时候，将近黄昏。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，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，说：“今天是不是重阳？”一翻身边带的报纸，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。我们这一次秋游，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。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，未免美中不足。我却摘到一片更珍贵的红叶，藏到我心里去。这不是一般的红叶，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，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。不用说，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。

香山的红叶

叶君健

树叶，在我们的联想中，一般总是跟“青枝绿叶”这个词儿分不开，而这个词儿又总是跟春天和夏天联在一起，因为只有在春、夏这两个季节“青枝绿叶”这个局面才能出现。但春天的叶子不一定是真“绿”，事实上是嫩黄。当然这只是就北方的情况而言，因为在北方树叶冒尖的时候，季节上的春天已经度过了一大半。不过这种嫩黄却带给人绿的感觉，因为它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：马上遍地就是“青枝绿叶”了。的确，夏天紧跟着就到来。那时树叶和它们倒映在地上或水里的荫影会给人一种整个大地皆“绿”的印象。甚至不绿的东西也在人们的感官上变“绿”了，有时还绿到这种程度，以至于发“青”。“青枝绿叶”这个词儿中的“青”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“枝”实际并不一定“青”。有些水边上的垂柳远看去就像一簇簇的绿林。但近看却不是那末一回事；托着那些绿叶的枝条，大都是苍褐色的。气候一变，这些叶子失去了它的绿色，枝条的原形毕露，整个气氛也就变得凄凉、萧瑟起来了，人们也会感到一年的全盛时期过去了，一年快完了！

但在北京西郊的香山，情况却不是如此。这里除青松外，枫树特多，几乎满山遍野都是。气候变冷，打了几次霜，叶子自然也变了颜色：起初变得有点发黄，但它却不是由黄而变得苍白；相反，它

却逐渐变红,远看去像一朵朵盛开的红花。由于“红花”开得密,那些苍褐色的枝条也看不出来了。这景象给人的感觉不是“一年快完”了,而是一年的“全盛时期”正在开始。这也是香山与别的任何山所不同的地方。它成为一个游览的胜地,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人们一般就这样把这里的枫叶叫做红叶,但它在人们感官中所造成的印象却是“红花”。枫叶的正式的名字就因为这种颜色而被人忘掉了。住在北京的人,一到了秋天,只要能腾得出时间,如星期天,总喜欢到香山去远足一下。一般的动机大概是想给四肢一点严格的锻炼,爬爬山,同时也避一避城市的喧闹,休息一下头脑。但真正吸引他们到这个地方去的东西恐怕还是这些叶子的变化,这种变化给人一种新鲜,甚至奇妙的感觉。他们会发现,第一个星期天到这里来时,山上还是林绿荫深,第二个星期天来时,这里却忽然变得喜笑颜开,处处是红花一片。别的地方已经有点凄凉萧瑟,而这里却正好是艳阳天——色调比较浓的一种艳阳天。这确是一种不寻常的变化,给人的感官带来一种惊奇的快感。这种惊奇和快感是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。

这里最高的山峰是“鬼见愁”,顾名思义,鬼见到它都要发愁,这里形容它的高,连鬼都不敢爬上去。其实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,它只不过是海拔五百五十米。站在这里向前方瞭望,一眼可以看得很远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永定河。河水从西北面的大峡谷间淌出来,慢悠悠的向南流出,很像一条白色的飘带。再仔细凝望,芦沟桥也隐隐约约地在远方浮现出来;它横跨在永定河上,像一条长虹。更远一点就是颐和园、玉泉山。在视线的尽头,有时北京城也可以看得见。这些景物可以引起你又想起许多别的东西——离你比这些景物要近得多,但是由于树木掩蔽你却看不见的东西:金代大定年间就在这座山上修筑的规模宏大的香山寺,元、明、清三代在这里陆续建立的行宫及其有关的台榭和亭阁,此外还有构成所

谓二十八景的见心斋、双清、琉璃塔、玉华山庄，半山亭和眼镜湖等。如果你再想下去，那还有山脚下的圆明园和颐和园……

这些联想可能会给你转而带来一点哀愁和苦痛，因为它们会在你心中又提醒起许多往事——使你感到屈辱和愤怒的往事：咸丰十年（1806年）和光绪十八年（1900年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曾经先后进占过北京城。在毁坏了北京城内的许多古物以外，他们又先后焚烧了圆明园和颐和园。从这里上山，他们又毁掉了上述的许多名胜。所谓二十八景成了一片废墟。香山寺仅剩下一点遗迹，琉璃塔也射不出光彩，眼镜湖则成了一团泥坑，甚至许多流泉也都堵塞了。到了“民国”，情况也没有好转。如果说有什么修建的话，那也只是一些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们筑的别墅。但正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别墅，这块名胜地也成为了他们的私产，不准人游览！香山，事实上它成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，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受的委屈和苦难。

这种由欣赏奇丽的风景而引起的联想，从联想而又勾起来的哀愁和痛苦，不能不说有些煞风景。但香山究竟是名不虚传，它从不使人失望——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到此来游览的缘故。它并不是那么悲观，它充满了希望，它终会带给你欢快与安慰。你感慨了一阵以后，走下“鬼见愁”，向北略作一番漫步，经过“西山晴雪”碑，你就来到“梯云山馆”。这里你所盼望的那种景象，就会止住你的脚步。那就是下边西南山坡上所铺开的那一片红叶。上面所说的“艳阳天”指的就是这儿的那一片红叶。它究竟占了多大面积，无人估计，因为它无边无际，一眼看不尽。它比樱花更红，比桃花更密，在一定的距离外看它，它大红锦簇，哪里的春天也比不上它热闹。背后山上的青松，在它衬托之下，也更显得特别青葱郁茂。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里，从朝霞初起到夕阳西下这整段时间，它们交相辉映，会向空中反射出种种奇丽多姿的色彩。“红花需要绿叶扶”，这是我们一般对于一件美好的东西所持有的概念。

但这里的情况却为之一变，那些由于气候已经进入凋零时节，因而显得特别可爱的深绿松叶倒要红花来扶，才能突出它的郁茂和清新的美。红叶和青松，在这种特殊场合相互衬托出来的一种浓淡相宜的美，就无形创造出了一个奇特的“秋天里的春天”。这景象，在这种季节，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。

看到这个景象，你的情绪又会为之一变，感到精神焕发，“心花怒放”，像下面正在怒放的漫山遍野的红花一样——因为红叶此时此地到你的视觉中已经都变成了花，艳丽、天真、快乐的红花。它们把你整个精神凝集在它们的身上，使你的整个存在和它们融化在一起。什么忧愁和烦恼，这时也会在你心中顿然消失。你只会感到这个世界年轻美丽，这个中国年轻美丽，置身在这个美丽的环境中，你会觉得骄傲和幸福——特别是对在“四人帮”法西斯专政下生活了十多年的人说来是如此。气候虽冷，但也可以孕育出一个春天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香山的红叶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象征——不，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：它和岭上的青松组成一个“秋天里的春天”，在许多屈辱和苦难的后面给你带来希望，带来一个“艳阳天”。这种“艳阳天”加强了我们对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信念，鼓励我们振作精神大步前进。

所以红叶的作用不只是装点香山，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者，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一个非常守约的朋友。每年在霜降以后，它必然按期到来，而且它到来的时候总是盈盈笑脸，提醒我们生命不会因为苦难和折磨就止息，在霜冻后面也可以出现一个“春天”。它自己就是这个信念的体现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这十年期间，我一直没有和它相见。但它始终没有变，它现在仍是那么艳丽，那么乐观，那么一如既往，给人带来希望和慰安。

但是且慢。我步下香山，在回味这些红叶的美的同时，一阵“余悸”忽然又袭上心来：红叶也并不是绝对不能变。正如香山上的二十八景一样，它也可以在一场人为的灾难之中，转眼之间化为

乌有。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以粮为纲”——“四人帮”的政客们也可能打着这些旗号，通过他们歪曲的解释，“放手发动群众”，在三数天之内把这些红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枫树砍得精光，“改造”成为“梯田”。而且这种“改造”，不难想象，将会是连根拔掉，永远使它们再也不能重生。幸好天不假“四人帮”以时日，在他们还来不及动手“改造”以前，他们就已经倒台了，香山上的“秋天里的春天”因而也得以保存下来。但推倒他们的是人民，红叶固然给人带来愉快、信心和希望，但它本身还得依靠人民的力量而存在下来。这也是另一个启示，它在无意之中昭示给了我们。

祖山三日

刘章

祖山位于青龙县东南部牛心山乡境内，立渤海之滨，居长城之首，辽代称临榆山。清代时因其位于石河以西，青龙河以东，众山依其分枝，故名祖山。又名老岭。其广约八十平方公里，主峰黑尖顶海拔一千四百二十四米。早听人说它风景佳丽，有奇山、奇水、奇洞、奇石、奇花，不得一游。甲子秋，正欲往上海、杭州，诗友老白来电约游，于是，我舍南国之行，北游祖山。

龙潭奇观

九月二日夜，宿老岭林场所在地柏树。翌晨，天朗气清。我们一行六人乘吉普自柏树出发，逆水而行，缘坡而上，盘旋前进，十时至五道岭。作陪的青龙县刘玉宗同志，遥指盆景似的红岩青松说：“那就是万寿山，山下就是青龙潭。”我们舍车于路，开始徒步观光。站在公路北望，一条黄石岭，状如龙蛇，黄岩渐尽，两条丈长条石并立，中夹圆石如珠，似游龙昂首。我说：“似可命名为青龙吐珠。”众皆赞同。山间有流泉击石，砰砰声响，乃横河。顺流而下，看北岭之石，有如猴头，有如马蹄，多态多姿。行数刻，舍横河，拨榛丛，寻得山间小径，至龙潭南坡，距潭约二百米，巨石乱堆，无路可行。跳之，爬之，约一刻钟至潭边。原来横河流水，冲石成槽，至断崖跌

下。白练百尺，彩虹时现，轰然作响，水花翻卷，细雨纷飞。瀑布上端南侧，有石人，如听琴，名“子期听琴”。北岩绝壁有松、柏、桑、丁香等，山鹰盘旋，野鸟乱飞。久居闹市，酷暑难当，噪音灌耳，置身瀑布前，水音清扬，水尘湿衣，花香鸟语，使人气爽神清，流连忘返。人说此潭以下数里，有石如仙女吹笙。传说天上仙女，迷恋此山风景，甘愿化作石人，临行，唯带所爱之笙。想春花秋月之夜，所吹奏者，当是高山流水之情，百鸟朝凤之声。因路远，不及观。

自龙潭返小径，爬南坡，上林路，林场书记李长华同志指岭上双石：“看，丈夫背妻。”果然形象！深山老林，风雨雷电，负妻背上，千秋不弃，真可称得上模范丈夫了！不知以后游客对此将是怎样沉思吟咏？

天桥风光

沿公路东行三里许，至天桥山。危崖壁立，险而峻。未修林路前，只有栈道一条可通，人称天桥。今林路穿洞而过，平而坦。公路以上，松柏生壁，如国画垂天。公路之下有石塔，高数丈，上生草木野花，塔下有高枫成荫，尚未红。下视深涧，树绿如流，山泉叮咚，妙曲天成。天近午，不敢留连，至三道窰子，稍事休息。李长华同志将一路所采榛果分赠大家。食山果，饮清泉，话家常，别有一番兴趣！我们一行六人，有满、蒙、汉、朝鲜四族。我忽然有感于怀：古代的中国，南北对峙，兄弟相残，战争频仍，使这样好山好水，默默无闻，李太白不知，徐霞客未到。今日四海归一，政通人和，神龙腾跃，百业兴隆，人们终于有了游趣，四族人结伴同游，能不欢欣？但愿高山谊重，流水情长，鸟兽无枪弹之惊，树木无兵火之灾，长治而久安！

歇毕，钻林爬坡，往砖庙子。猛抬头见崖壁有石如遮阳远望，不知谁说：“是八戒到花果山来寻悟空吧？”于是我口占四句：“天桥

石板长青苔，鹤唳风声八戒哀，一个跟头十万里，猴哥何故不归来？”长华记忆极好，马上背诵下来。诗本不工，蒙其错爱，幸甚！

砖庙观胜

自天桥山谷越一岭，至砖庙子林点。砖庙子，黑尖顶北麓一山洼，颇平缓。不知何代，欲在此建庙，摆好条石，因故中辍。南、北、西三面青山列幃，东是峡谷，即三千六百跳，树苍苍，云茫茫，远望可见渤海。

我们站在护林点院内，欣赏目光所及的风景。顺刘玉宗同志的手指南望，约五百米远，万绿丛中，一条褐岩突起，前端，大小两块梭形扁石相连，浮于底石之上，极像“神龟探海”；目光再东移，蓝天之下，石驼数匹，行于岭上；更远看，方石云立，其顶平平，那就是棋盘山了。玉宗说：“清代《临榆县志》载：‘上有石棋坪，列子宛然，惟可推移，不可执去，传为仙人棋迹，今子犹存十数。’”听了使人神往。据说林场工人曾登上去考察过，原来棋子走线是大肚小口的石渠，棋子则是底大顶小的石块，刻线时就已将棋子刻在渠内，所以只可推动，是拿不走的。呵，真是用心良苦，更东南远眺，岚气空濛，秀峰钻天，如一幅剪影照片，响山就在那个方向，清《永平府志》记载，每逢阴雨多风天气，常闻笙笛箫管，百乐齐鸣，时如高山流水，时如大吕黄钟。为什么高山会有音乐之响呢？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一位同志曾经考察过，由于数万年风化和断裂作用，使得这山的石壁、石穴、石柱、石罅极多，又在千米高空，强风一吹，擦壁如琴，入穴如笛，搏柱如钟，穿罅如吕。真是绝妙至极！假如当年苏轼曾到，像游石钟山一样，写了考察记，岂不名震遐迩？于是我吟道：“如箫如鼓又如钟，红有山花绿有松，俏丽难逢苏子面，自家颜色自家声！”

顺玉宗手指北望，大石影壁，小石人立，名“秀才看榜”；再远

望，巉岩千仞，耸立云海。玉宗说上有透天石孔，即窟窿山。据府志记载，孔高丈余，宽五六尺，如果在盘山公路上边走边看，景观可不断变化，有时如月牙，有时如满月……

坐地观景，赏心悦目，一见一叹，遐思无穷。渐渐，暮色垂，四山静，仰望云天，银汉迢迢，俯视山谷，夜色沉沉，渤海之滨，灯火闪闪，此身此地，人间天上。

云床诗情

自砖庙林点西北爬坡二百米，树丛中有巨大花岗岩，高约六米，分两层，因日晒雷击，裂缝数道，仍为一体，顶上有石凹，呈人体形，如美人睡卧之迹。人形凹陷处，头部宽约三十五公分，长约四十五公分，身部长约一百一十公分，宽约九十公分。石凹中有积水，生小动物如鱼，体长约一点五厘米，中有绿色，尾有光点。坐观水虫，时映鸟影、云影。云床之下石缝中有黄花一丛，叶似碧玉，花色耀金；有黄杨一丛，红果累累，灿若宝石。

坐石上，夕阳斜照，山气氤氲，秋风轻吹，生超世之感，动思乡之念。我想，即使是神女，身单影只，能不寂寞？于是命笔题写：“当初神女卧斜阳，一寸光阴万种肠。闲看云飞情缕缕，静听海响意茫茫；愁对嫦娥身独立，可怜山鸟影成双。十年一觉高唐梦，池水常流泪数行。”

祖山日出

九月四日晨五时，张守志同志轻声唤道：“起来，看日出去。”披衣急起，登后山。是时，晨光熹微，森林寂静，山影奇清。十分钟，及山头，登巨石，引颈骋目以待。视线以下，大山小丘，层次分明；

极目远天，横云数抹，黑白相间；天与山之间，茫茫然，混沌深邃，乃大海。五时二十八分，日出，初如红卵卧水，腾挪跃动，渐似灯笼，继而光芒四射。顿时，野鸡唱，山鸟啼，百花艳，珠光闪，皆为日出而欢呼！

我曾在黄山、泰山、华山观日出，均未如愿，只有今晨得见日出壮观，恨不得腾飞拥抱，狂歌狂舞。我忙着记这景象，身后咔嚓一响，原来是老张在拍照。

踏着美的足迹

四日早饭后，与张守志等同游三千六百跳。山高谷深，林木荫浓。水在石间流，人在石上跳，据说跳三千六百次方能出谷。老张熟悉祖山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石。顺流而下，听他指点。行一里，北岭有灵芝石，南岭有茶杯石；又行一里，南有孔雀石、骆驼峰、八仙赴宴、无字碑等，真是千姿万态。老张说，这些地方他都亲自勘察过。他竟然指着窟窿山说：“那地方我还没到过，我一定上去亲自丈量。”我十分惊愕！那窟窿离地面至少有两千尺，猿猴不到，飞鸟稀少……我望着他晒黑的脸上一根根白色胡须问道：“您多大年龄了？”

“五十七岁！”

呵，已近花甲，他还拿自己当十七八岁呢！

我早就听人说过，祖山的风景是他最早宣传的。几年来，他春拍山花，夏拍林海，秋拍红枫，冬拍雪景，拿着照片到处奔走呼号，终于引起人们对祖山的重视，使这位绝代佳人为世人所知。他在县城的办公室兼卧室，只有四平方米，却藏着祖山一年四季的风光，真可谓陋室德馨了。人说背牛顶极险，上有得胜望海庵、梵宫、无梁殿、莲花池等名胜，三面是刀削斧劈的绝壁，只有一条小径，又有八十丈只能扶明代所搭的朽柏木梯才能上，若不慎失足便粉身

碎骨，多年来除林场个别年轻工人，无人敢上，老张却三次冒险登攀！这种对美的探求精神，实在让人赞叹、崇敬。

我很想知道老张的经历。原来他自幼喜欢艺术，一九四六年便开始教学，一九五三年调到青龙县文化馆工作，后来入河北美院深造，一九六〇年毕业回馆，专攻国画创作。他藏有任伯年的《牡丹》、吴昌硕的《梅花》以及秦仲文、吴光宇等大师作品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全被抄去，付之一炬，他伤心至极，从此不再作画，而转攻摄影。艺术不负有心人，他的作品曾经两次参加全国影展。他将国画传神写意融入摄影，作品极有诗味，别具一格。

三千六百跳，一跳再跳，步步深入，我们跟着老张跳上跳下，踏着美的足迹……

花果山观瀑

五日晨五时，踏露登山，再现日出。西北风劲，万树鸣响，青松起舞，弱草低头。

早饭后往花果山观瀑布。过葛条洼梁，昨晚冰雹未化，白桦林间，叶影斑驳。林间小路，条条白练，风如水响。白桦林下皆映山红，若五月来游，树白花红，相映成趣。翻过岭，柞树林中有扫帚蘑，形色皆同珊瑚，味鲜美。至山半，见一大树，红果累累，艳丽耀目，问林场人不知名。下山及草窝铺，乃洋河之源。巨石如牛，横卧竖谷，水流湍急。跳石为路，一水百渡，十二时达花果山。

镜剑双峰，高数百尺，插天对峙，瀑布中流。瀑分三叠：最上鹅卵石潭，宽处约五丈，泻瀑三丈许；其次，驴槽汀，长约三丈五，宽一丈，泻瀑又三丈；第三为天井，极深，据《水平府志》载，“其井深不可测，曾有采樵者以葛系石投入百丈许，犹未至底。”水自天井缺口泻出，飞流一百八十余尺，声如雷震，水花开落，琼珠碎玉。到冬天，水泻出后，天井缺口水结成冰坝，渐高，此时滴水皆无，约十五分钟